

我知道白芳礼老人的事是从团中央学校部一位负责人口里听到的,他告诉我,在天津有一位蹬三轮车的老人现已八十五六岁了,十几年来,靠自己蹬三轮车赚来的血汗钱,资助了近200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曾受到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领导的赞誉和接见。初听这事,我除了强烈的震惊外,心里怎么也不大容易接受这件事。我觉得让一个八九十岁而且还是蹬三轮车的老人,用自己那么一脚一蹬踩出来的血汗钱,去供那么多青春年少的大学生吃饭、穿衣和上学,实在太有点残酷了,也太……总之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滋味。

去采访之前,我给天津团市委打了个电话,请他们帮助找到这位老人。5月19日,我正在北京参加一次文学研讨会,会的中途传来天津方面打在我寻呼机上的消息:“天津无你打听的那个白大爷……”这怎么可能!我走出会议大厅,急忙给天津方面打去长途电话,要求他们继续帮助寻找。下午对方告知“已找到”。这消息让我的心像放下了一块石头。第二天一早4点我就睡不着了,5点“打的”赶到市郊的赵公口长途汽车站,因为来得太早,白白在晨露中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启程到天津。

9点30分左右,市学联的一位同志带我在大街上转来转去走了好多路,来到了天津火车站。“白大爷就在那个大大广告牌后面。”学联的同志指着火车站西侧的那块巨型广告,对我说,“白大爷平时没有固定地点,到处都走。为了今天你的采访,昨天下午我专门来了一趟,让他今儿在这个地方等着。”

越过川流不息的车潮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们来到巨型广告牌后面的一个三角地。我远远看到在那个三角地的路边,堆放着一堆破破烂烂的东西,有各种瓶瓶罐罐、纸屑废桶等,在这些废品堆放物的中央,有一个用旧编织袋片搭成的只有半人高的小棚棚。在棚子的后面,只见一位衣衫穿着极为破落的老人在一只小盆里洗刷着两顶旧鸭舌帽……

“这就是白大爷?!”

“是他。”

这时,老人正抬起头。我心头一颤:这不是油画《父亲》的翻版吗?瞧那一道道刀刻般的深深皱纹和充满沧桑的脸……

“你是北京来的作家?”老人直起身子,那张黑黝黝的脸盘顿时绽出憨厚的歉意,“看看,我嘛没干,又让上面重视了。”

老人家原来是个一开口就叫人能见得着底的人哪!

“可你这阵来看我啥都不像了……”老人颤微着身体,皱起眉头,指指点点地对我说,“以前我在这儿有13个小卖铺,前阵子政府号召要整治车站、街道环境,我们这些小卖铺、小亭子都得拆掉。我是劳模,当了几十年的老劳模,得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呀,所以我就让政府先拆了我的这些小卖铺。13个小铺哩,他们那天来了三三两辆车、100多号人哪,拆了近一天,全给拆掉了。现在我就成了这个样,一点不像样,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生意好着呢!”

老大爷还是那个做过大生意的人呢,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哎,以前生意大着呢。”老人一提起这,顿时神采飞扬起来。他说他这儿是前些年张立昌市长亲自给批的一块地用来让他建小亭子,卖些水果、包子什么的。“我是老劳模,嘛事就得想多为国家做点事,多作点贡献。你等着,我给你看看材料……”

老人转身钻进那个小棚棚,很吃力地拎出四个塞得满满的包包给我看。“都是材料,写我的,还有照片。好多好多呢。我是劳劳模十几年,你想十几年了给我写的材料有多少!多去了,家里还有好多好多……”质朴的老人拿起一张张皱巴巴的,早已发黄了的各式各样有关介绍他的报纸和新闻图片,如数家珍似的给我看,那张沧桑的脸上裸露着一种童真般的笑容。而我正是从这些早已发黄和模糊了的点点滴滴材料上,了解了这位蹬三轮车老人那令人俯首称颂的事——

白芳礼老人生于1912年,祖籍河北沧县白贾村,祖辈贫寒,他从小没念过书,如今也不认得几个字。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一名卖苦力的三轮车车夫。从那时起,他一跨上三轮车就没停过,一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解放后的白芳礼,靠自己的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劳动模范,也靠三轮车拉扯大了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从小不认字的老人,最欣慰的事就是自己能靠着蹬三轮车,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大学生。1986年,相当于绕地球蹬了几十圈的74岁老人正准备告别三轮车时,一次回老家过程使他改变了主意,并重新蹬上三轮,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娃儿,大白天的你们不上学,在地里泡啥?老人在庄稼地里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干活,便问,娃儿们告诉这位城里的老爷爷,他们的大人不让他们上学。这是怎么回事!老人找到孩子的家长问这究竟为啥。家长们说,种田地哪有那么多钱

# “雷锋老人”白芳礼

□何建明

在2012年感动中国第十届颁奖典礼上,《感动中国》向以白芳礼老人为代表的长年热心公益事业,却未能获得感动中国荣誉的所有爱心人士表示特别致敬。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1998年就采访过白芳礼老人,是第一位向人们推荐和介绍白芳礼事迹的作家,在其作品《落泪是金》中对白芳礼老人的事迹进行了描述,随后白芳礼的事迹迅速被大家所熟知。白芳礼老人于2005年去世,曾两度入围央视“感动中国”候选人名单,但两度落选。为表达对白芳礼老人的告慰,本报刊发《落泪是金》中“驮在三轮车上的丰碑”的部分章节,以此追忆怀念这位让全国人民感动的支教老人。

供娃儿们上学。老人一听,心里像灌了铅,他跑到学校问校长,收多少钱让孩子们上不起学?校长苦笑道,一年也就百儿八十的,不过就是真的有学生来上学,可也没老师了。老人不解,为嘛没老师?校长说,还不是工资太少,留不住呗。老人顿时无言。

这一夜,老人辗转难眠:家乡那么贫困,就是因为庄稼人没知识。可现今孩子们仍然上不了学,难道还要让家乡一辈辈穷下去?不成!其他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学这事不行。

“有件事跟你们说一说,我原打算回老家养老享清福,可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回城重操旧业。”家庭会上,白芳礼老人当着老伴和儿女们宣布道:“另一件事是,我要把以前蹬三轮车攒下的5000块钱全部交给老家办教育。这事你们赞成还是反对都一样,我主意已定,谁也别插杠了!”

别人不知道,可老伴和孩子们知道,这5000元钱,是老爷子几十年来仅存下的“养老钱”呀!急也没用,嚷更不顶事,既然老爷子自己定下的事,就依他去吧。家人无可奈何地叹了几声气,孝顺的儿女们担心的是父亲蹬了一辈子三轮车,如今这么大了年纪了,本该享享清福,可他……唉,阻是阻不住了,老爷子的脾气家人最清楚。

“爸,咱再说别的啥是没用了,您老可悠着点,脚腿感到有点累了就早点儿回来歇着。”像往常一样,儿女们在老爷子出门前,给他备好一瓶水、一块毛巾,又一直目送他到街道的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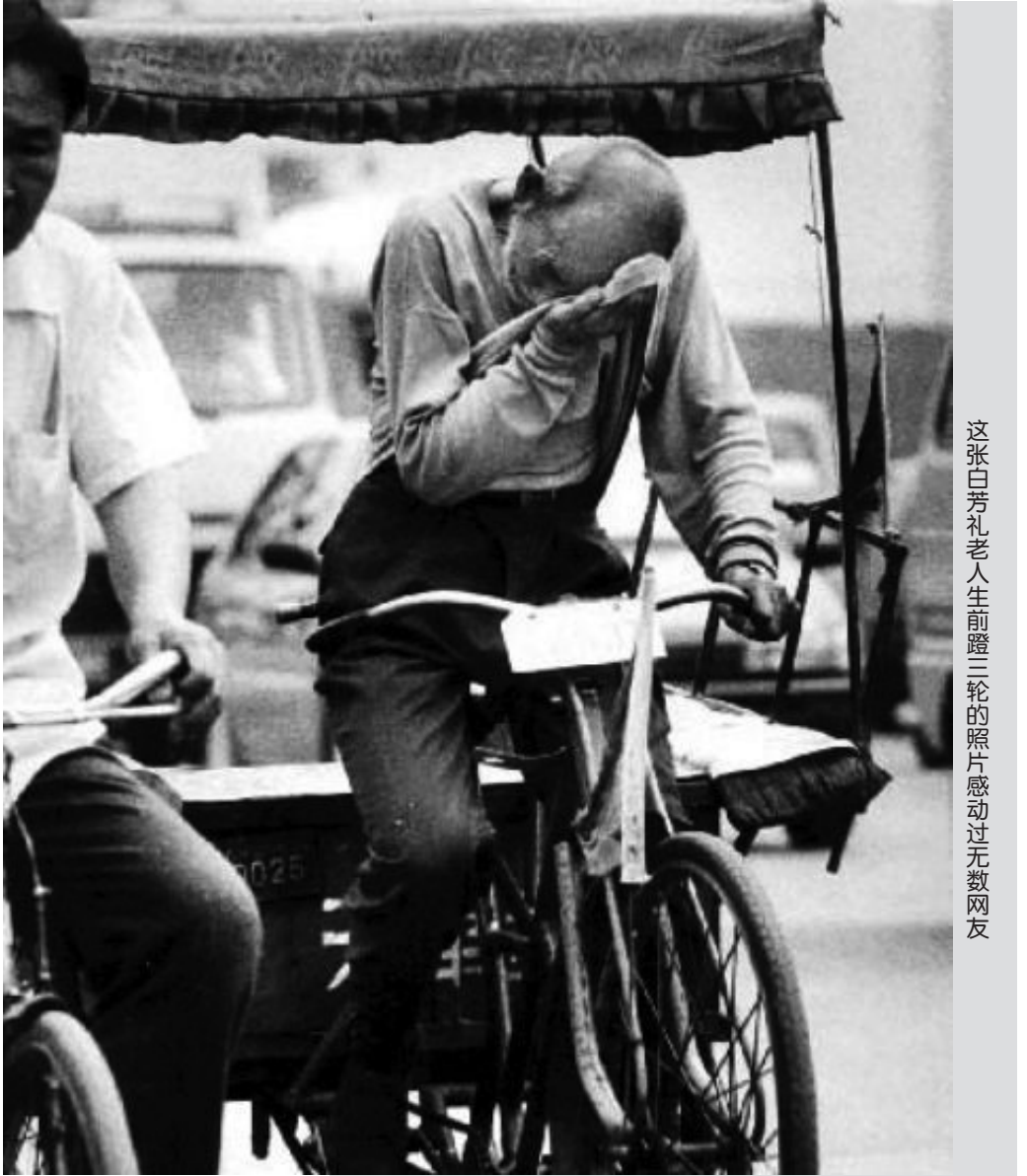
白芳礼呢,这回重新蹬上三轮车虽然还是那么熟悉,那么转圈圈,但心里却比过去多操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孩子们上学的事。是的,毛主席都解放我们几十年了,咋还有念不下去书的?!不能,绝不能让娃娃儿们再像我不认得几个字而只能蹬三轮车。74岁的老人想到这里,他的双腿重重地提了一把劲,而就是这么一提劲,又整整绕地球转了6圈……

面对一位如此执著、坚韧的耄耋老人,我的心无法不强烈颤动。那辆伴着老人走了几圈地球的三轮车就停在旁边,这是很普通的一辆人力小车。与天津火车站附近千百辆三轮车区别不同的是,这辆小车前面有一面十分醒目的三角红旗,红旗上面有三行字:老弱病残优待,孤老户义务,军烈属半价。

“你看看咱车站四周有多少蹬车人哪!竞争了不得哟。可我不挣黑心钱,为了给孩子们多挣些钱念书,我就争取每天多跑几趟。这面旗打出去后,好多以前的老伙计朝我翻白眼,说你们又是压价又搞义务,我们生意怎么做呀。我说你们说错了,车站那么多人要车,我哪顾得过来?你们挣钱是为了养家糊口和发财,我不一样,所以我可以搞些义务,当然我也要赚钱,可赚了钱是为孩子们上学用的,好生意你们抢去了,我只能找些便宜的或者半价一类的活。听我这么一说,那些老伙计们就不再跟我过不去了。”老人擦着车,开心地说着。然而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看看眼前这位苍如古柏的三轮车老人那身被晒得与街边要饭的乞丐无两样的行头,谁能想得到他在这10余年里竟无偿向教育事业赞助了30万元巨款,长年支援了天津、南开等好几所大学里正在读书的200多名贫困大学生和几十名有经济困难的中、小学生上学!

“大爷,您给孩子们捐了那么多钱,自己却生活得如此艰苦”我实在无法忍心看一眼这位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的生活:从头部到脚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吃的是冷馒头加一瓶白开水,那张他说已经在此住了10个年头的所谓“床”,只不过是两叠砖上面搁的一块木板和一件旧大衣。没有“屋”,惟一的“屋”是块摊开的塑料编织袋布和四根小木杆支撑的一个弱不经风的小棚棚。我来的夜晚,京津两地正下过一场暴雨,老人说他昨晚就是在雨中过的,他拿起一条正在晒着的被子给我看,那上面有一大滩水迹……

“以前这儿是小亭子,7平方米来,能有个栖身之处。现在不行了,给拆了,不知啥时候能好起来……”老人似乎对我没能看到他以前曾经“辉煌”的小亭子感到有些遗憾,其实有人告诉我即使是那时,老人过的仍是俭朴得叫人不堪入目的生活。为了能多挣一点钱,他已经好多年不住家,特别是老伴去世后就以车站边的小亭子为家,很多时候由于拉活需要,他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张报纸往地上一铺,一块方砖往后脑一放,一顶帽子往脸上一掩,便是他睡觉前的全部准备“程序”。“我从来没买过衣服,你看,我身上这些衬衣、外裤,都是平时捡的。还有鞋,两只不一样的鞋,瞧,里面的里子不一样吧!还有袜子,我都是捡的。从儿捡到一只,明儿再捡一只,多了就可以配套。我头捡到一只,从里到外穿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出钱买的。”老人说到这儿很神秘地对我说,“那么多记者采访我,我都没给他们讲这些事,你是第一个知道。”我忙说谢谢您老了。于是老人接着说:“我哪舍得花钱!蹬一次车赚一二十块钱不易啊,孩子们等着我的钱念书,我天天心头惦记着在我赞助的那几百学生。我就不能花钱,只能往里挣才是。孩子们考上大学多不易,可考上大学还念不起,你说这事咋整?那年我听人说咱天津几所大学里有不少学生考上了却没钱买书,没钱吃饱饭,我想孩子们的家长没办法给他们挣钱,可我蹬三轮车还能挣些呀,所以我就重操旧业,一蹬就蹬到现在,一蹬就下不了车了,你想几百个学生光吃光出学费一年就要多少钱!我是劳模,没文化,又年岁大了,嘛事干不了,可蹬三轮车还成。一天蹬下来总还有几十块钱嘛,孩子们有了钱就可以安心上课了,所以一想到这些我就越蹬越有劲……”



这张白芳礼老人人生前蹬三轮的照片感动过无数网友

老人说得我鼻子直发酸。

现今的社会上有大款一出手可以给哪个单位赞助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虽然赚钱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那么容易,但无论如何他们要比白芳礼容易得不知多少倍。可是我眼前的这位津门老人为学生们送去的每一分钱,却是用自己的双腿一脚高一脚低那么踩出来的,是他每日不分早晚,栉风沐雨,用淌下的一滴滴汗水积攒出来的,它是多么来之不易,来之艰辛啊!

一日,老人正蹬车回“家”时,见路边躺着一位昏倒在地地的妇女。他赶紧下车将这位40来岁的妇女扶上自己的小三轮,之后直奔医院。谁知在颠簸中苏醒过来的这位妇女说啥也不愿让老人往医院送。“大爷求求您了,我要赶回学校,您给我把车转过来。”老人听妇女说这话后有些不解,便问嘛回事。当这位妇女告诉他自己已是位老师,身体不好,有贫血症,眼下得要赶去给学生批改作业呢,白大爷听到这里,心头一阵发热,从此更坚定了他支持教育的那片赤诚之心。而且似乎每每想起这位因劳累导致贫血的女老师,老人不仅一方面更拼命蹬车,另一方面对自己俭朴的生活更苛刻。除了不买衣帽鞋袜外,连吃的东西他都尽可能地不买不花钱,有人常看到他在给他人扔下的馒头、面包或半截没有吃完的香肠……

白芳礼的事迹后来被新闻媒体广为宣传报道,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次他正在5路汽车站小憩时啃着一块馍,有人认出他是“当代武训”白芳礼老人,便一下围了过来。有人就问他:“您老捐别人十万一万的,为啥自己这么苦?”

老人为了让孩子们能安心上学,他几乎是在用超过极限的生命努力相助着。老人告诉我,有一年他到南开大学给贫困生捐款,学校要派车来接他,老人说不用了,把省下的汽油钱给穷孩子买书。后来他自个儿蹬着三轮车到了南开大学。捐赠仪式上,学工部的老师把这事一讲,台下一片哭声。许多同学上台从白芳礼老人手里接过资助的课时,双手都在发抖,说我们一个个青春年华却让如此一位日子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的蹬三轮老人供学费、供生活费,实在过意不去。当场有一位来自新疆贫困地区的大学生,门门功课优秀,道德品质也好,没毕业就被天津一家大公司看中,并以高薪聘用。在这捐赠仪式上,这位新疆学生情不自禁地走上台,激动地说:“我从白大爷身上,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这种精神使我的灵魂得到升华,现在我正式向学校、也向白大爷表示:毕业后我不留天津,我要回目前还贫困的家乡,以白大爷的精神去努力改变贫困落后作贡献。”那位同学说完深深地向白芳礼鞠了一躬。这时全场的情绪激昂起来,紧跟着一批安徽、贵州等地的大学生们纷纷上台表示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

南开校园里的这一幕是白芳礼老人最感欣慰的事。他说有人说我傻,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送给了别人,自己却过着不像人过的日子。要说人家的一句话道理没有也不对。我过得是苦,挣来的每一块钱都不容易。可我心里是舒畅的,看到大学生们能从我做的这一点小事上唤起一分报国心,我高兴呀。你都看到了,像我这样一大

把年岁的人,又不识得字,没啥能耐可以为国家作贡献了。可我捐助的那些大学生他们就不一样,他们有文化、懂科学,说不定以后出几个大人才,那对国家贡献多大!老人说到这里,从其中的一只包里取出一沓资助的学生名单给我看,他说他不认得字,不知上面都写些啥。但他知道这些孩子都是从穷地方来的好孩子,不是好孩子咋能考上南开、天津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老人说这些时,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睁得特别大,仿佛他已经看到自己用汗水换来的辛苦钱有了满意的回报。“我给这些孩子捐些钱让他们买书学知识,买点吃的补补身体。嘿,他们一转眼大学毕业,上了工作岗位,搞出个啥科学发明,你说那该给国家建设作多大贡献哩!”我看到老人说到这里,脸上光彩异常。

1994年,时值82岁高龄的白芳礼在一次给某校的贫困生们捐资会上,他把整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辛苦钱交给学校后,这个学校的领导说要代表全校300余名贫困生向他致敬。老人一听这话,久久思忖起来:现今家里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靠我一个人蹬三轮车挣得的钱救不了几个娃儿呀!这可咋办?老人的心一下沉重了起来。回到车站他的那个露天“家”后,老人硬是琢磨了一宿,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就把儿女家的门给敲开了。

“爸呀,您这么早来没出啥事吧?”儿女们看老人气喘吁吁地挂着一身霜露,不知老爷子有啥急茬,忙让进屋。

老爷子要过一碗水,拍拍衣襟上的落尘,说:“我准备把你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再贷点钱办个公司。”

“哈哈,我的老爷子,您咋晚没喝多吧?”儿女们一听这就忍不住捧腹笑起来。

老爷子板起了脸:“我给你们说正经的,有嘛好笑?我就是要办个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芳礼支教公司’。”

“啥啥?子校还是水饺公司?”

“支——教,支持的支,教育的教,支持教育的公司。”老人一个字一个字给儿孙们念清楚。

这回都听清楚了:老爷子真是着了魔,敢情自个儿卖老命还嫌不够,还想当个“专业”赞助户!

“你们看咋样?啊,说呀,是支持还是反对?”老人心急地问了这个又问那个。

儿女们你看我,我看你,异口同声地:“爸,只要您老看咋合适就咋办。”

“哈哈,我说我的儿女就像我嘛。”这回轮到老爷子乐不可支了。

“爸,我们嘛不担心,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岁还……”

白芳礼朝儿女们挥挥手,说:“啥事没有,你们开口支持我办支教公司比给我买罐头的、麦乳精强百倍。走喽——”老人猛地一按车铃,伴着清脆悦耳的“叮铃铃”声,便消失在晨雾之中……

不久,由市长亲自给白芳礼老人在紧靠火车站边划定的一块小地盘上,全国惟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芳礼支教公司宣布正式成立,84岁的白芳礼当上了公司董事长。开业伊始,他对受惠的20来名员工庄严宣布:“我们挣来的钱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不知道的人以为这下白芳礼老人可以坐享

清福了,其实他的那个“支教公司”实则仅是火车站边的一个7平方米来的小售货亭,经营些糕点、烟酒什么的。

“可别小看我的小亭子,这儿可是黄金宝地哩。”与我面对面坐着的白芳礼老人指指如今那块成为他露天栖身之地的地盘,不无自豪地说:“我就是凭着卖掉老屋的1万元和贷来的钱作本钱,慢慢滚雪球越滚越大,由开始的一个小亭子发展到后来的十几个小亭子,连成了一片。最多一月除去成本、工钱和税啥的,还余1万多元哩!”

“那可比您老一个人蹬三轮车多赚不少哟。”我听后打心眼里为老人高兴。

“多好几倍呢!”老人发出朗朗笑声。不过有一件事我不禁要问他:“您老这么一大摊都是自己管呀?”

“不不不,我是董事长,不管具体的,我雇一个经理,他帮着我管事。我还是蹬自己的三轮车……”老人连摆了几回手。“我懂嘛做买卖?再说蹬了几十年三轮,你这回一下让我真像皇帝那样坐在太师椅里,看着伙计们流着汗吆喝着,可不是自己给自己折寿吗?要不得要不得。”老人乐呵呵地开怀大笑之后,接着说道:“再说想想那些缺钱的孩子,我也坐不住呀!我还是像以前天天出车,24小时待客,一天总还能挣回个二、三十块。别小看这二三十块钱,可以供10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

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全部内心世界。他靠自己的全部所能,烘托着一片灿烂天空,温暖着无数莘莘学子。

我知道自办公司起,白芳礼老人每月向天津的几所大学、中学、小学送去数额可观的赞助费,这些所谓的赞助费实际上就是他的“支教公司”全部税后利润,他因此由开始资助的十几名学生,到后来的几十名、100多名,直到200多名……并且成为名扬津门和海内外的“支教劳模”。

老人讲到这段辉煌历史时,情不自禁地又翻腾起那几口袋有关他的报道材料,又嘴里不无自豪地夸耀起来:……我到中央、到市里作报告,13个机子对着我,录像机啊电视机啊。我对学生们讲,我说你们花我白爷爷一个卖大苦力的人的钱确实不容易,我是一脚一脚蹬出来的呀,可你们只要好好学习,朝好的方向走,我供你们学习也越干越有劲么。我干啥支持教育?支持你们学生?我晓得我们国家落后就是因为教育没上去,所以我要支持教育,支持你们学生好好上学。我是上面挂上号的人哪,不干出些事来,咋向上面交待?你看你从北京大老远的跑到我这里来,我没什么事迹,没有点材料给你写,你就不好回去写了,我就算嘛先进?算嘛劳模呢?所以我越干越有劲。我对孩子们说,你们只要好好学习,就不要为钱发愁,有我白爷爷一天在蹬三轮,就有你们娃儿上学念书和吃饭的钱。我这么一讲,台下的孩子们全哭了……

能不哭吗!老人在一边依然沉浸在他那幸福的回忆之中,而我却无法平静如波澜起伏的心海世界:一个坐在你面前形似乞丐却比丰碑更巍峨的老人,十几年来从不间断地蹬着三轮,行程50余万里,捐出30多万元帮助贫困生,其本身的壮举便足够让那些大有能力却从不愿向社会、向公益事业施舍的人汗颜,当然对那里不仅不会向社会、向公益事业施舍且还想尽心思占便宜、伸黑手的人,就更无法与白芳礼老人的精神境界可比。照理像白芳礼这样高龄的老人不仅无需再为他人做些什么,理当完全可以接受别人的关爱。可他没有,不仅丝毫没有,而且把自己仅能再为别人可闪耀的一截烛光全部点亮,并点得如此亮堂,如此光耀!

末后,老人告诉我,虽然他有赖于能为诸多学生提供资助的主要生财之源的“支教公司”,其经营地盘因整治车站环境而被拆除了,但他的三轮车还在,他的身体还健壮,他的那颗爱国、爱教、爱学生的心还在“扑通扑通”地跳,他就要尽快恢复每月向200多名学生的资助。

“大爷,请允许我在这里代表所有受过您老资助的同学向您致意。”我觉得再在老人面前呆下去我就会哭出来。

“好好,让同学们放心,我身体还硬棒着呢,还在天天蹬三轮,一天十块八块的我还要挣回来。”老人吃力地从小凳上坐起来,向我伸过双手。

“您老的手怎么啦?”在我触摸到那双粗糙的手时,心头一阵颤动:老人的两手背上都有一大块发紫的溢血斑!

“前天夜里被几个小偷打的。”老人说:“他们看我这儿乱哄哄的,就想占便宜。我出去拦,他们就用木棍打我……”

我抚摸着老人手背上的伤痕,又是悲愤又是心疼,就像抚摸我自己爷爷的手。

“您老快去医院去看看呀?”

“不去不去,一去的话他们就要让你住院咋的,我这摊儿咋整?”真无法明白老人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总那样毫不在乎。

临别时,我想向他要几份资料带走。老人显得有些为难。我马上明白过来,便说:“大爷,我要的资料我自己去复印,顺便给我多复印几份,以后有记者什么的来了您就可以给他们了。”

老人听后,似乎一下激动起来,脸都有些胀红了,他把手伸过来握着我连连说:“是你碰到的人好。以前他们来写我,一来就拿走好多材料,我一印就是好几十块哪!可人家是来宣传我的呀,我能有话说了嘛!那会儿我做买卖的那些小亭子没拆,也有钱应付得起。现在不行了,我断财源了,资助的那些学生有的有一两个月没拿到钱了,所以你看你大老远的来宣传我还让你掏钱,怪叫人家那个的……”

“大爷你可别当一回事,比起您这么高龄还一脚一脚地蹬车为学生们捐钱,我们算什么?大爷千万别……”我感觉自己的鼻子阵阵发酸,再也说不下去了。

“再见了,大爷。”

“欢迎再来。”身后,突然传来老人的一声叫喊,“……等文章出来了给我捎上一份啊!”

“哎,一章。”

当时已经走出几步的我,真想再回头看一眼津门的这位令人无比尊敬的老人的,可是我没勇气。我发现我的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我猜这是第一次,或许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见我一生中最高最值得尊敬的人,我多么渴望转过身去再看一眼他,但就是没有那种力量,没有那种可以让我我不失声痛哭的力量……